

學藝叢刊

第一種

藝文小語

(文藝及藝術介紹批評集)

新中國報出版社

一四九三

藝叢刊第一種

藝文小語

文藝介紹
理論批評
及藝集

新中國報社出版

藝文小語

文藝理論及藝術介紹批評集

編輯者 學藝編委會

版權所有 出版者 新中國報館

總經售 街燈書報社

翻印必究 上海山東路二九〇號

定價 國幣十元

中華民國三十二年七月出版

序言

桓譚言：「小說家合殘叢小語，近取譬喻，以作短書，治身理家，有可觀之辭。」長篇大章的文藝理論，在中國文壇上已經有不少的譯著，學藝上登載的是許多作家和讀者所發表的「短書」，不能說怎樣可觀，但在此時此際，有些，倒反覺其真切。

所書既短，自不足以驚人，故名小語。內容大部份是關於文學的，小部份是關於藝術的。文學不能包括藝術，故把「藝」字放在上面，題此書名曰：「藝文小語。」

有些時候，有些地方，在「大」的上面看不見什麼，在隱微的小處，也許可以找些有意味的東西來。

各篇的選擇都經編者仔細的審閱過，各篇觸及的，雖都是藝文上一般的問題；但讀者也許可以從它中間汲取到一點什麼罷？

學藝上有些翻譯的東西，以及西歐，日本作家，作品的介紹，有機會時，當另行輯成一集。

編者，三十二年五月。

藝文小語 目次

文學之部

說詩	梅露	(一)
略論「投槍」與「白刃」	端木蘭	(三)
我厭讀文人的文章	綠嬰	(六)
寫給自己看和寫給別人看	藜生	(八)
批評家和表格	洪波	(一一)
文藝作品略論	洪波	(一四)
論作品的產生	泥蓮	(一七)
談文藝修養	南容	(二一)
文藝作家的「醫生」精神	祝泱	(二五)
事實的記錄和文藝作家	祝泱	(二八)
主題的表演和創造	余牧	(三一)
新詩的失敗	慎之	(三四)

「新詩的失敗」讀後	南容（四一）
戰爭文學的一個課題	欲仁（四八）
關於報告文學	習風（五二）
報告文學芻言	陳慧（五五）
漫談速寫	向陽（五七）
傳記文學	昌基（六〇）
談日記	紀文（六二）
通俗文學的特點	海萍（六四）
略談民間文學	謝達（六六）
泛論傳奇文學	海萍（七四）
遊仙文學	點元（七七）
論翻譯	李霽明（七九）

藝術之部

聽了悲多汶的「英雄交響曲」	南容（八三）
關於話劇的配音	江沅（八六）
由「大馬戲團」引起的觀感	南容（八九）

演員與觀眾	南容（九二）
漫談「秋海棠」	明仁（九五）
談「連環圖畫」	汀鷗（九八）
談連環圖畫的表現法	清代（一〇一）
關於「雕刻」	農滿（一〇六）
唐人木刻	宜康（一一〇）
清代木刻	汀鷗（一一四）
談盛丙云竹刻	玉龍（一二七）

說 詩

梅 藹

朋友呂是一個詩人，所以歡喜讀詩。今天，他又讀起冰心的一首短詩：「怎能忘却？夏之夜，明月下，幽欄獨倚。粉紅的蓮花，深綠的荷蓋，縞白的衣裳！」他說這首詩以色彩的對比見長，使人讀後，腦中還留着這幾種鮮明的色彩。我說，說到色彩的對比而能令人留有深刻的印象，我倒有一首詩：「我願我的屋裏，有：金色的陽光，雪白的米飯，烏黑的煤球，以及：黃澄澄的油！」

說到這裏，朋友呂笑了。他忙說：「這也是好的。」但是我想他內心裏也許以爲：「像煤球和米飯這一些俗字，也可以入詩嗎？」

（原詩）是應該脫離現實的，一般人總是這樣想。於是凡屬詩人，都應該「雅」，而不該「俗」，於是「夏夜」呀，「明月」呀，「幽欄」呀，才是詩的境界；至於色彩，必須「紅花綠葉」，「白衣」才有詩的氣息。但是讀者的反應並不如此，「紅花綠葉」果然是

美的，但和他們的關係，似乎尙少，因此提不起他們的興趣，倒不如我的一首「詩」更有實生生活感。當然，我的「詩」不過是說說笑笑，算不得什麼「詩」的。

我以爲詩人是不妨有的，但是迎風流淚，見月興嘆的詩人，我們却不需要，因爲他們早已過去了。他們的詩縱然有可取處，但也不妨暫時束諸高閣。因此我們所需要的是自己的詩人，不是吟風弄月，一腦子才子佳人的詩人，也不是長頭髮、破西裝，滿嘴「沙漠般的寂寞」，「紫丁香之戀」的詩人。我們所需要的詩也不是一些癡人的說夢，無病的呻吟，或僅是一些讀不通的句子。

在時代的進程中，有時會碰到文化的逆流，這些「花草文學」，縱然沒有逆流的力量，至少是時代進程上的一些藥渣，攔腳的藥渣。堆幾句似通非通的句子，疊幾個離奇古怪的名詞，這可以算是詩嗎？這是渣滓！

略論「投槍」與「白刃」

端木蘭

這似乎是跡近『時髦』的名詞，在不久之前與最近的文壇上，我們似乎時常讀到『舉起你的投鎗』的口號文字，或者把某一種短小而含有尖銳性的文字指爲文學上的『白刃』利器。諸如此類的聲音既然鬧得響了，可是還沒有人明顯地指出典型的形式，也許有人以爲那是應該廣義的去解釋，也許那是屬於鼓勵性的形容詞而已，可是任憑怎樣辯說，我們無可否認在吶喊者的心目中是有着理想的對象的。

『舉起你的投鎗』，那好像是要求作家使出全副功勁來寫作銳利的文章，也就是喚起作家打衝鋒，作不斷努力的涵義，還沒有完全透露作家應該寫作那一類作品的要求。『文學上的白刃利器』這是很明顯的指出了某種形式的作品風格來了。記得曾有人將魯迅先生的雜感一類的文章，指定爲文學上的白刃利器，但是在我認爲還是不夠的，理由是這個所指出的範圍還是太狹小。

在過去，文壇上曾風行過報告文學，速寫，隨筆，牆頭小說，掌篇小說，短劇等等之類的短小精悍的作品，要是內容添入了戰鬥性的原素來刺激讀者的作品，也就是『文學上的白刃利器』。

有人以爲『文學上的白刃利器』這話是根本無定義的，無論你是什麼形式的作品，甚至是十萬百萬字的長篇作品，祇要內容含有戰鬥刺激的原素，就不失爲『白刃』形式。我認爲那是一定犯了籠統浮泛的論調，我們既喊出了『白刃利器』的作品，是應該包含通俗，明快，淺鮮，潑辣短小，使讀者在短時期的容易接受作品的印象，而直接獲得深刻的影響。這是如何難以運用的手段啊！凡是曾經從事於寫作過的人，只要他是個嚴肅的有經驗的工作者，大概都會感到在這樣的條件下當然是祇有側重於剪裁和運用適當的語言的唯一辦法。但是剪裁和語言運用之難，真是難以形容。

我所指的『白刃利器』，當然是屬於寫實主義的主張的！我以爲當作者抓住了一個現實的題材之後，關於剪裁的處理方法和語言的運用，應該有先明瞭自己這作品的讀者是屬於哪一方面的羣衆，因爲無論是工農商學，官吏等各階層人物，都有着他們的語言，要是作者把

自己作品裏的人物——假定是個無知識的農民，也是說著作者慣用的一種語言，甚或滿口新名詞與曲折的歐化句法之類的情形，豈不是笑話，但是這樣的的笑話，我們在一概作品裏，時常可以發現的。在這種的情形之下，作者要表演給讀者看到的印象，不知已被損害了多少。假若一篇文學作品的功能是在於傳達給讀者一件事或一種思想，那也是可以的，可是那種作品的藝術的真實性就很貧乏了，算不得是『白刃』型的作品。

『白刃』型的作品，既然有著這樣嚴格的必具條件，我們着手寫作，想要產生那樣的作品，倘然祇只認定一種意識形態的對象去創造，當然是極困難的，所以我企望作家們要有闊大的思想，至於廣博自己的見聞，修養自己創作技巧，豐富自己生活經驗，尤為不可或缺的条件。總之，當我們獲得了適當的題材而要準備寫作之前，首先應當跟琢玉器匠同樣的，要支配這塊材料是適合琢成那一種器物，磨琢時要胸有成物，磨琢成全時，却不必眼裏有物，要研究考察它的好壞了。我們必須謹勤地照這樣做去，然後這『白刃』的鋒芒會銳利起來，使用也會奏效，所以作品在讀者心理上的影響而連及社會效果，形式的勻稱與完整，是大有相關的。

我厭讀文人的文章

綠 嬰

假如我是個中學校長，要請一位歷史教員，就大學的畢業生中去物色，我先必不問他可曾讀過「歷史教學法」或「各科教學法」，而將注意的問他，他對歷史本身究有多少知識，究下過多少研究工夫。

假如我是個報紙編輯，需要一篇關於上海物價問題的評論，我決不請教那些評論家，而一定要請商業界上對物價問題確有研究確有認識的朋友寫。

各職業界中的人多覺得，寫文章是文人的事；而文人們也覺得，祇有自己才能寫文章。於是，根本不曉得巴拿馬究在那裏的「文人」，儘可寫「巴拿馬在戰略上的重要性」，對農村情形完全隔膜的「文人」，儘可寫「農村復興之理論與實踐」。

問題是：各職業階層的人多把「文章」看作「神化」了，輕易不敢動筆；寫文章的人多把自己的職務看作「專業化」了，對於實際的人生太疏遠。

綜觀各雜誌報紙上的文章，多半是敷陳事理，而缺乏實際觀察；發揮空論，而並不叙

述經驗；玩弄新名詞，標榜新主義：——粗看起來洋洋大觀，氣勢浩蕩；仔細探討，却空無所有，甚至不知所云。反正有著一定的公式，文章的責任祇是向讀者指示大原則而已。

所以，對於文人的文章，實在是懶得去拜讀。

爲了生活壓迫，多寫文章多換錢，文人們簡直沒有閱讀進修的餘暇，因而造成了「有出無進」的現象；更因文人多自命不凡，故步自封，於是在主觀上也不求進步。

所以，我們一方面要鼓勵各職業階層的人，能多多寫文章。外國的雜誌報紙，很多文章是由軍人，銀行家，醫生，會計師，看護女，科學家寫的。因爲文章所包括的範圍就廣大而內容也就豐富了。

另一方面，文人除了寫文章以外，他應該找到另外一種職業；除了寫作生活外，還應該有另一種的職業生活。爲了充實文章的內容，爲了解決自己的生活，他們應該和文藝界以外的世界接觸，應該知道一般人的生活狀況。當然，他們所找的職業，不該是那些和文人生活太接近的如教員或新聞記者之類的職業。

這樣，雜誌報紙的內容一定可以放一異彩，而銷路也一定更廣大了。

寫給自己和寫給別人看

藜 生

因為剛剛寫畢一封雖係寄給別人，而多半却是供自己看的信，於是不知怎樣一來忽而聯想到從一位朋友那裏聽來的一個問題。

那位朋友是一個擔任編輯工作者，他當然看過不少自讀者寄來的稿子，但他總認為能够採用的太少了。丟在字紙簍裏，未免感到對不起作者的許多心血，可是刊載吧，却又很少刊載的價值。像這種問題，是差不多每一個編輯工作者所經驗到的。

據我那位朋友的意見，他說一般的投稿者，往往好寫他自己的身邊瑣事式自我興趣的東西，而缺少注意對一般讀者的引得起興趣與否。這情形也是真的。不過我認為我的朋友還只看到寫作問題的一面。

預備發表的東西，至低限度不能缺少一個基本條件，即所謂發表的價值，說得通俗些，就是拿得出。拿得出的意思，就是至少能引起一部分讀者的興味或同情。作品的能供「別人

看」，是作品成功的最基本條件之一。

然而『寫給別人』和有給別人看的價值，是兩個問題。如果一位作者拿起一枝筆來，抱着百分之百的『客觀』態度，預備寫一篇專供『別人看』的東西，我敢保證十九是失敗的作品。（此處作品云云，概指文學作品而言。政治宣傳等東西自當別論。）因為他存心想專『寫給別人看』，在他寫作的過程中，他儼然把自己以一個第三者自居，誇張他一己所經驗的事物，而根本忽略了一個作者自己就應該是一個讀者的要點。

一個作者，應該就是他自己作品的最有興味的讀者，這是作品成功的最基本條件。寫給自己和寫給別人看，絕對不是兩個絕不相容的條件，而倒是其矛盾的統一，才是一個作品之成爲一個作品的不可或缺的要素。我們甚之可以說一個作家對於他的作品，除了他有『作』的自信之外，更須具有『自己看』的自信，以看他一個讀者身份自己作品的自信，他那作品才算真正是成功的作品。

原來就個別的人而言，雖有『自己』與『別人』之分，但人畢竟是全體的人，作品的打動人的心弦，端靠的能把握住這全體的人這一要素。

寫給自己和寫給別人看

寫給自己看和寫給別人看

一〇

今日有許多名著，當初作者原是只寫給自己看而不預備給別人看的，可是，一旦發表出來，却壓倒了一切專供寫給別人看的東西。